

仙剑奇侠传 柒

华人奇幻经典，官方原著小说

管平潮◎作品 姚壮宪◎监制

仙剑奇侠传

柒

管平潮 / 作品

姚壮宪 / 监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剑奇侠传. 7 / 管平潮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500-1747-4

I. ①仙… II. ①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8889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 www. bhzwjy. com](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 com](mailto:bhz@bhzwjy.com)

书 名 仙剑奇侠传. 7
作 者 管平潮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 / 16
印 张 18
字 数 258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 0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747-4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6-125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仙剑奇侠传柒

目 录

- 001 第一章 奇妖三鸟，天籟御风铿锵
- 009 第二章 祸从口入，怒攻茅山之狸
- 017 第三章 心意难平，妙手烹调百味
- 025 第四章 雷光闪烁，南宫转眼如狼
- 033 第五章 初逢元戈，祭台束手待焚
- 041 第六章 兄妹情深，渡口空留离魂
- 049 第七章 倩女无踪，城南二老忧心
- 057 第八章 爱子情切，仙兽奋身洪流
- 065 第九章 妖鬼奇恋，引动少年愁心
- 073 第十章 江湖娇娥，原是帅门虎女
- 081 第十一章 蜀山异变，转瞬炎空火云
- 089 第十二章 闹市逢贼，悲泣少年孝子
- 097 第十三章 装神弄鬼，尽安慈母之心
- 105 第十四章 长卿夜读，惆怅当年初见
- 113 第十五章 唇枪舌剑，心热玉红之草
- 121 第十六章 绝地龙翔，妖娆神像如谜
- 129 第十七章 血濡回魂，直堕永恒梦境
- 137 第十八章 赤炎丝缎，相思脉脉含情
- 145 第十九章 明珠垂泪，难解一片痴心
- 153 第二十章 红颜薄命，身化水里漂萍

- 161 第二十一章 紫萱救困，不悔人妖之恋
- 169 第二十二章 不平悍妇，说破弱女心肠
- 177 第二十三章 父母宛在，南宫梦回故园
- 185 第二十四章 梦里诉情，醒后芳心迷乱
- 193 第二十五章 逃婚和亲，偶遇魔人屠肆
- 201 第二十六章 重楼忽临，魔头变飞烟灭
- 209 第二十七章 美味迷人，暗藏凶机毒粉
- 217 第二十八章 黠妖遍地，蛮女身陷囹圄
- 225 第二十九章 魁妖报讯，珠果秘效惊心
- 233 第三十章 兄弟相许，何惧已死之躯
- 239 第三十一章 宝镜空怀，红颜难脱宿命
- 247 第三十二章 兵临蜀山，狂言炮打仙宅
- 255 第三十三章 魔尊一怒，只手翻覆乾坤
- 263 第三十四章 花圃问情，毒发狼人之身
- 271 第三十五章 求水化妖，失足锁妖之塔
- 277 第三十六章 弃剑封刀，闹市夜访景天

炼腰壶可以让你有千万种变化，但是时灵时不灵，不如自己练出来的那样顺手。但即便这样，也是个好宝贝。

许多年后，南宫煌还会记得与星璇的第一次相见。里蜀山的云空本就幽冷沉寂，而银发飘飘的星璇，也用同样幽冷沉寂的语调跟他说：“我叫星璇。你是？”

南宫煌此时丝毫没有意识到双方相见的意义。看着等待答复的银发男子，南宫煌也正正经经地回答道：“我复姓南宫，单名一个煌字。”

“南宫……煌？”星璇微一沉吟，问道，“请问南宫兄贵庚……”

“我……”南宫煌有些心虚地答道，“我……十八九……不！二十岁吧……”

“二十岁？哦。”星璇冷淡地应了一声，行了个礼，道了声“后会有期”，便头也不回地带着黑发男子和妖族部众离去。

“好！”对方已走出一段距离，南宫煌却依然望着背影叫道，“星璇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南宫煌嘴上说着场面话，心中乐道：“嘿嘿，本大仙这句话可真是愈说愈顺口了！不愧是煌大仙呀！”

见他扬扬自得，温慧看不过去，忍不住打击他道：“哼！什么青山绿水的，是敌是友都不知道，你跟他后会有期干吗？”

“你懂什么！”南宫煌反驳道，“你没听过多个朋友便是少个敌人的道理吗？我说啊，在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套交情打通人脉可是最重要的事，懂吗？”

“套交情？”温慧打量了他一下，嗤之以鼻，“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排场、什

么气势，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一个天一个地，他愿跟你套交情才有鬼呢！”

“男人之间的事，你不懂。”南宫煌说道，“我倒觉得跟他一见如故，嘿嘿！”

“哎！”温慧白眼道，“他干吗问你岁数啊？是要跟你结拜呢，还是有妹子要嫁给你？”

“我怎么知道！”南宫煌有些恼羞成怒，反击道，“你这么好奇，人家长得那么英俊，你为什么不去追上去问？”

“要你管！哼！”温慧涨红了脸道，“你有二十岁吗？看起来只有十二岁的样子。”

“我多大只有我爹知道，”南宫煌不相让道，“你也管不着，难道你有妹子要嫁给我，还是你自己……”

“闭嘴！”温慧恼道。

见二人越说越激烈，王蓬絮忙打断他俩道：“煌哥哥，温姐姐，你们别争了，咱们快点儿走吧。”

“走？”温慧一愣，“去哪里？”

“笨，”南宫煌道，“我们刚刚通过了阳性地脉，就算打通了吧。现在要寻找对应的阴性地脉入口……嗯，应该是‘手厥阴心包经’。”

“手厥阴心包经？”温慧嘀咕道，“真难懂，它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南宫煌摇了摇头，“师父说只要打通阳性地脉，里蜀山就会出现对应阴性地脉的入口，咱们慢慢找吧。”

“这叫什么话！”温慧看着他叫起来，“你是大将军呢，总不能去哪里都不知道吧？”

“嘿嘿！”南宫煌双手叉腰，看着红衣少女大声道，“那我这个大将军就派你这个先锋官去打探，速速回报，不、得、有、误！”

“哼！”看着他装模作样的样子，温慧别过头去，“白痴！谁理你……”

“居然不听军令。”南宫煌心中不满，不过也没办法，只得叫道，“走吧，走吧，走一步看一步好了。”随后，他们一行三人，就在这奇异幽暗的里蜀山里，小心地四处寻找阴性地脉入口。

里蜀山风物奇异，再加上幽沉诡异的云空，使人不由得心生寒意。在一阵幽冷的风刮过之后，王蓬絮看着南宫煌还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便忍不住道：“煌

哥哥，这里就是里蜀山妖界吧？到处都好奇怪，我们可要小心。”

“对哦！”本来是提醒南宫煌的话，却让温慧兴奋起来，“絮儿不说我还想不起来，这里是妖界耶！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下镜子可有有用武之地了，好玩，好玩！”

说着，温慧便把那面“洞冥宝镜”掏了出来，对着一路碰到的奇形怪状的妖怪乱照。

才照过一两只，温慧便朝两位同伴兴奋地招手道：“快来看，快来看，镜子没有坏，他们原来是这样的东西耶！”

“温姐姐，”见她手舞足蹈，王蓬絮忍不住柔声提醒道，“我们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不要这样张扬，如果犯了众怒，吃亏的还是我们啊！”

“哦，对呀。”温慧看到那几个妖怪已经朝这边投来不友好的目光，便拍了拍额头道，“絮儿提醒得对，那我偷偷照便是，你们也不要看了。”说着，她便把洞冥宝镜压低，开始隐蔽地映照那些妖怪，一个人自得其乐。

又走了一会儿，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手厥阴心包经”地脉入口。走了这么老半天，王蓬絮忍不住开口道：“煌哥哥，温姐姐，你们不饿吗？要不要找个地方吃点儿东西？”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儿饿。”南宫煌四下看看道，“只是这么古怪的地方，我看未必能找到什么可口的东西，我们到处逛逛看看吧。”

三人结伴而行，各有各的目的，或为地脉，或为照妖，还有人为了吃，然而，目的虽异，不知不觉间却一同从里蜀山的北部“逛”到了南部，倒也渐渐适应了这里诡异的风物。

走了许久，当走近一座有点儿破旧的土房子时，温慧终于反应过来，忍不住大叫道：“哎呀！这是什么鬼地方？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好想喝酒啊！”

“哼！”南宫煌抓住机会打击她，“姑娘家小小年纪，没想到居然是个烂酒鬼。”

“你懂什么！”温慧不屑地道，“在北方边关天寒地冻的，不喝酒根本熬不过冬天。”

他俩争论时中气十足，王蓬絮却有气无力地道：“我饿了……”

“我也饿了！”温慧连忙附和道。

“好吵哦！”南宫煌捂起耳朵，“女孩儿就是这样娇气，难道我不饿？”

正当他要组织语言来教育教育这两位娇贵的女娃儿时，却见王蓬絮摆了摆手，做了个“嘘”的动作，然后指着不远处那间小土屋轻声说道：“你们听，那屋子里面好像有人说话。”

听她这么一说，南宫煌和温慧一同看向那间土屋，安静了片刻，果然听到有几个人争论的声音。

刚才一路寻来，寸功未得，南宫煌正有些无聊，一听有人吵架，顿时来了精神，想要看看里蜀山的妖怪是怎么吵架的，回去后也可作为和蜀山小弟子们的谈资。于是，随着他“进去看看”的一声令下，这三人就戒备着走进了那间破土屋。

进了土屋，他们看见三个奇形怪状的妖怪正围成一堆吵得不可开交。听他们言语间的称呼，南宫煌几人知道了那黑羽鸟怪叫“天籁子”，大肚子的奇形妖怪叫“铿锵真君”，红翼鸟怪则被称作“御风子”。稍作思忖，弄清三个妖怪名字怎么写后，南宫煌不由得在心中感慨：“这三只妖怪取名真有文化，难道里蜀山竟是文风鼎盛？”

话说土屋中这三只妖怪还真吵得十分投入，连南宫煌几人进屋都没发现。只见天籁子抖着黑漆漆的翅膀，激烈地指责大肚怪：“哇！都是你不好，没有看住那家伙。”

“胡扯！”铿锵真君大肚子上的肥肉愤怒得直抖，“大黑鸟，你什么时候让我看住他了？谁规定让我看住他了？凭什么要我看住他？”

“他就在你身边，怎么会一下子不见的？说不定你就是他的同伙！”红毛鸟妖御风子显然站在他同类天籁子一边，对大肚怪铿锵真君做出更严厉的指责。

“咕！”铿锵真君闻言气得肚子更大了，怒叫道，“你们两个少一个鼻孔出气，有本事去抓他回来啊！”

见他们争吵如此火爆，一向气势凌人的南宫煌想问话也变得小心翼翼。他十分有礼貌地轻声道：“请问——”谁知道刚说了两个字，那天籁子便看着他吃惊地怪叫道：“哇！你是谁？是不是你把那家伙藏起来了？”

“咕咕咕！”铿锵真君这下可找到理了，忙一副睿智的模样，捧着大肚子说道，“看吧，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你们也不知道，怎么能怨我呢？”

这时候，温慧习惯性地拿着洞冥宝镜一照，看清三只妖怪的本来面目后，忍不住脱口低声道：“原形还是一样丑啊，我还以为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没意思。”

“哎……温姐姐，”王蓬絮见状忙小心地提醒道，“别这样，多不礼貌啊。”

这时，只听南宫煌热心肠地跟三只妖怪说：“瞧你们这么生气，到底要找的是什么人啊？看我能不能帮忙。”

“你们是什么人？”三只妖怪警惕地看着南宫煌几人，一时并不信任。这时，王蓬絮看见屋子里靠里面一点儿的那张木桌上放着十来颗红色的果子。

不得不说，王蓬絮对食物有着天生的敏感，即使屋子里光线不太好，她也努力睁大眼睛，第一时间看清了那果子的具体形状：这十来颗红果不仅圆溜溜的，形状十分周正，而且皮色还鲜红可爱，映着屋里的微光竟有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一看，正饿着的王蓬絮差点儿流下口水来，脱口问道：“请问那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小心！”御风子立即万般警惕地大叫道，“他们要抢东西！”

“三位误会了，”王蓬絮忙艰难地咽下口水，解释道，“我们是来帮你们的，你们有什么麻烦尽管说给我们听，那家伙再强，也比不过我们六个，是不是？那家伙跑了，我们帮你们找。他长什么样子啊？”

“一只死猫！”天籁子顿时气愤地骂个不停，“不仅是死猫，还是烂猫！臭猫！”

“猫倒是猫，”铿锵真君本能地抬杠，“不过不是死的，不然也不会不见！”

“对啊，”红毛鸟妖御风子怪声说道，“本来说好的，他用一百个‘如意果’换我们的‘炼腰壶’，可这家伙只拿来十几个如意果就把我们的炼腰壶骗走了，一眨眼就不见了。”

“炼腰壶？如意果？”南宫煌听着有些摸不着头脑，“它们是什么东西？”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铿锵真君一副吃惊的样子，捧着大肚子鄙夷道，“连这都不知道，可见没什么本事，还胡吹能帮我们呢！我铿锵真君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更做不到了。咕咕咕！”

“哼！”这下南宫煌也恼了，瞪着他道，“我看你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也说不清楚。”

“哇啊！”天籁子看起来比较喜欢表现，大叫道，“我知道啊，炼腰壶可以让妖怪变样子。本来变化的法术很难练，一般会十几种变化就很不得了了，可炼腰壶可以让你有千万种变化，但是时灵时不灵，不如自己练出来的那样顺手。即便这样，也是个好宝贝，我们从锁妖塔中辛辛苦苦带出来的——”

“锁妖塔？”南宫煌顿时一激灵。

“怎么？”御风子警惕地看着他。

“没什么……请继续。”南宫煌掩饰着道。不过这时候，他们这几位都只顾着对答，浑然没发现那个玲珑娇俏的粉红小少女已经趁着他们不注意，流着口水朝那张放着可爱红果的桌子溜去了。

当小絮儿终于蹭到了桌边，便毫无悬念地开始偷吃起那些应该是“如意果”的小红果。为了吃，小少女简直和打妖怪时一样拼，吃红果时还时刻留意吃法，力求舌齿轻轻磨合和嚙动，不发出任何声音，以免引起注意。

这里蜀山的破败土屋中，本来就光线暗淡，再加上王蓬絮万般小心，于是这偷吃的行为竟然一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那黑鸟怪天籁子还继续在那儿高谈阔论：“你们不知道，这如意果就平常得很了，只不过可以让身体变大变小而已。本来我们不打算换的，可是那死猫说我们三个只有一个炼腰壶，如果换成一百个如意果，大家就可以平分了一——”

刚说到这里，铿锵真君立即声嘶力竭地叫起来：“一百还是不能被三分啊，那狸猫妖想挑拨咱们，你们都上他的当了！”

“哇！哇！”天籁子怒叫道，“听我说，别打岔！”

对他的怒吼，没人搭理。御风子嘀咕道：“九十九个就可以平分了。”

“那我们就吃亏了。”铿锵真君反对道。

“那一百零二个总可以了吧？”御风子接茬道。

“喂，喂！”南宫煌感兴趣的可不是这个，忙冲被冷落的黑鸟怪天籁子叫道，“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你们为什么说猫不见了？”

“还是你懂谈话的礼貌，现在的年轻妖怪啊……”天籁子给少年投来感激的眼神，连忙继续说道，“后来那狸猫就拿了十几个如意果，说要先看看炼腰壶的真假，我们也就信了，谁知炼腰壶刚一给他，他倏地一下就不见了，啊！”说到这里，天籁子忍不住再次用黑鸟怪特有的聒噪声怒叫道。

“我早说过，不要给他看的。”铿锵真君埋怨道。

“你什么时候说过？”御风子白了他一眼。

“在锁妖塔我就说过，这宝贝谁也不给看。”铿锵真君不服道。

“停——”有了刚才的经验，南宫煌连忙打断他俩，“我知道了，那个什么猫，一定是拿到炼腰壶就立刻吃下如意果变小了，他一定还在这房间里！”

“好呀！”温慧闻言顿时兴奋起来，“看我的！”说罢，她就举着她那个宝

贝洞冥宝镜，开始在屋里乱晃乱照起来。

还没照几回，温慧突然看见自己的宝镜里依稀有道黑影，顿时兴奋得一指那边，大叫道：“在那边！他在那边墙角！”

让南宫煌没想到的是，温慧这么一叫，竟是那只大肚怪第一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出！对铿锵真君这样与体形完全不相配的敏捷动作，南宫煌简直看得目瞪口呆。

说话间，铿锵真君已经扑近墙角。刚靠近时，众人看见果然有一道短小的黑影开始满屋子逃窜起来。铿锵真君不甘示弱，立即腾身而起，当那身硕大肚臃的重量不存在似的，在屋中对黑影紧追不舍，竟然丝毫没被落下。

这一番追逐，看得人目眩神迷，连南宫煌也一路紧张地叫道：“抓到了没？抓到了没？”

话音未落，那个刚被铿锵真君堪堪迫近的小黑影，一个闪躲，往旁边闪去了。

红毛鸟怪御风子显然眼神颇为锐利，见黑影走脱，忙大叫道：“哇！他跑了！在门口！快，别让他跑了！”

按照他的指示，铿锵真君根本不用自己看路，一个旱地拔葱腾身而起，径直朝门口压去——和伙伴的这一配合，让他的追逐还真的奏了效：当大肚飞天，转而尘埃落定，那个本来满场乱窜的小黑影已然被压在铿锵真君如山一般巨大的肥硕肚臃下。

见自己成功，铿锵真君甬提有多高兴了。在大肚子压住黑影的同时，他还使劲儿蹬动自己的两条小短腿，在那黑影上乱踩。一边踩，他还一边唱儿歌似的欣喜叫道：“我踩，我再踩！我踩踩踩——”

谁知正当他踩得高兴时，冷不防一道电光从他身下闪过，震得他大肚臃猛然弹开，然后落到旁边地上。而由于大肚臃如同弹簧一样的作用，铿锵真君在地上直弹了好几次，才终于落地不动，保持安静。

“咕——哇——”片刻后，铿锵真君才反应过来，嘶声喊痛。不过这时候，却听得那黑影猛然出声叫道：“死妖怪，你敢踩我！”

“啊？”南宫煌一听这声音，蓦然大吃一惊！

就在温慧他们吵闹时，
本来缩小成寸的王蓬絮
忽然迎风而长，竟在倏
忽之间，恢复了原来玲
珑俏丽的身形。

南宫煌听着那声音很熟悉，不由得吃惊叫道：“絮儿！怎么是你？”听他这么一叫，温慧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忙朝地上黑影看去，顿时吓了一跳：原来王蓬絮此时身形竟然缩得极小，也就一两寸长的样子，在地上气呼呼地站着。

“我……我太饿了，”缩小了的王蓬絮音量倒还正常，十分羞怯地说道，“絮儿实在是忍不住，就吃了那几个如意果。”

南宫煌惊道：“那怎么办？怎样才能变回来？”说着，他看向屋里的三只妖怪。

天籁子把头一偏，躲闪说道：“别看我，我们可不知道，这东西是死猫的，只有他知道，本来吃一个过一会儿就变回来了，但是吃了这么多，可就说不好了，哇哇！”

铿锵真君则是一副看热闹的姿态：“都是你们捣乱，让那狸猫跑了。你们自己也倒霉，活该！咕咕咕！”

见两只妖怪只管看戏，南宫煌反倒镇定下来。他蹲下来，安慰缩小了的少女道：“絮儿，别急，反正他出不去里蜀山，我们去找他。”

“呜——”面对南宫煌的安慰，王蓬絮羞愧难当，自责道，“对不起，都是絮儿不好，太贪吃了。”

“没关系，倒是你，要忍耐一下啊。”说着，他便伸出手去，轻轻地把王蓬

絮捧起，放到了怀里。

“哎——”温慧看着他，警惕地质问道，“你把她放哪里了？”

“怀中包包里啊。”南宫煌不解道，“怎么了？”

“哼！这还差不多。”温慧道。

见她这副模样，南宫煌也有些无语，心说，这丫头以为我会把蓬絮放哪儿啊。

心中腹诽，他又转向三只妖怪，冲着他们道：“你们三个要和我们合作，也去找那狸猫的下落。如果不听话，我们找到狸猫，先打碎炼腰壶再说！知道吗？”

对他的威胁，铿锵真君只当耳旁风，头一扭道：“咕！我们才不管呢！”

御风子倒是有点儿明白事理，撇嘴说道：“行啊。不过，要不是你们多事，哪儿有这么多事！走吧，走吧！”天籁子则相对友好，道：“好吧，但是你们也要帮我们啊！”

双方暂时达成共识，便出了土屋，分头寻找狸猫妖去了。

对于里蜀山的路，南宫煌和温慧并不熟，因此不敢胡乱行动。

经过观察地形、慎重考虑后，他们又从南往北，走了些回头路。因为南宫煌回忆了一下，好像先前来的路上，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妖怪中，倒还真有两三只长着似狸似猫的模样。

只是这样的寻找，虽然有温慧到处拿洞冥宝镜映照，却还是收效甚微。甚至先前碰到的狸猫形状的妖怪，这一遍回头走时，却再也没遇到。

当来到一座比刚才那破土屋好不到哪儿去的破屋前，温慧终于忍不住，手举着宝镜伸了个懒腰抱怨道：“什么狗屁狸猫！又不知道长什么样儿，就这样拿镜子乱照，什么时候能找到啊？累死啦！”

南宫煌闻言道：“温慧，你说脏话啊？一点儿都不像女孩子。”

“我哪儿有说什么脏话！”温慧红着脸争辩道，“再说了，就算说脏话又怎么了？谁规定脏话只能男孩子说？”

南宫煌把头一歪，看着她：“真是强词夺理，不过本大仙不和你吵。”

正当他展示大人大量之时，突然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只红毛鸟怪御风子忽然从前面飞过。“是你？”南宫煌忙叫住他，“有什么发现？”

见是他们，御风子也忙落到地上，急切说道：“兄弟们找到那死猫了，就在这间废屋后的河对面，快去！”

“太好了！”都快无聊死的温慧顿时大叫起来，“快走啊！还愣着干吗？”

少女这巨大的转变，直看得南宫煌目瞪口呆：“这、这……一下快死掉一样，一下又这么有精神，真奇怪。”

“嘟囔什么呢！”温慧不满道，“快走！”

此后，他们便一起跟着御风子往前走，才绕过破土屋，就发现屋后那条浅浅的小河对面，黑鸟怪天籁子和大肚怪铿锵真君正围着一只妖怪。

果不其然，这妖怪穿着一身鲜黄的道服，看着就像一只肥硕的狸猫，凶恶倒是谈不上，用温慧的话来说，居然还有些蠢蠢的可爱。

听天籁子他们的言语，南宫煌和温慧得知这狸猫怪叫作“茅山狸”。听到茅山狸这个称呼，南宫煌忽然心中一动，想起以前跟那些蜀山弟子闲聊天时，似乎听到有人说过茅山狸的来历。

这茅山狸，原本是茅山道观中豢养的狸猫，因成天观看道士们作法，年深日久，居然也学得一些皮毛。此后它常常扮成道士下山行骗，因为善于揣摩人心，居然在那些善男信女中如鱼得水、行骗无阻。

只可惜行得山多终遇虎，茅山狸在一次行骗中，被蜀山弟子识破，轻而易举就被拿下，关入了蜀山仙剑派的锁妖塔中。

南宫煌清晰地记得，跟他说起此事的蜀山弟子，应该就是捉拿茅山狸的那位弟子，当时正好拿来作谈资。在这位蜀山弟子的眼里，这茅山狸自然不值一提，甚至说起时也没多在意，当然也不知道茅山狸竟然逃出了锁妖塔。

当南宫煌看到茅山狸在这里出现，略动了动脑筋，便想到估计是茅山狸修习的毕竟是茅山道家正法，就算只是皮毛，逃出种种设计大多只是针对纯妖怪的锁妖塔，还是难度不大的。而现在看来，这茅山狸手中的如意果，可令人随心所欲变大缩小，估计也常借此来行骗了。

南宫煌还在河对岸打量茅山狸时，便听得茅山狸正对包围他的两只妖怪大叫道：“我不认识你们呀，也不知道什么如意果呀，更没有什么炼腰壶呀，不要缠着我了呀。”

铿锵真君闻言，白了他一眼，一挺大肚子哼哼道：“咕咕——我们知道打不过你，可你也跑不了，咱们就这么耗着吧。”说着，他大肚子一挺，和天籁子占住有利位置，显然准备和茅山狸死耗，然后等待援军的到来。正巧这时天籁子回头一瞥，顿时大喜道：“哎呀，他们来了！”

铿锵真君闻声一回头，看见南宫煌几人，顿时也喜道：“你们来了，看，就是他，必须打败他才行！”黑鸟怪天籁子也大叫道：“哇哇，快上，快上！上！”

已经渡过河的温慧，闻言便冲着茅山狸怒喝道：“好啊！都是你害我东找西找，看我不打死你！”说着，抄起随身携带的那对黄铜八棱短锤便作势要打。

“呀！”望见少女这双大锤，茅山狸吓得面无血色，连连大叫道，“冤枉呀！冤枉呀！”

“等等！”南宫煌叫道，“且慢动手，我们先问问——”谁知道性格火爆的少女充耳不闻，已经挥舞双锤冲了上去：“看本姑娘不打死你！”

见她如此冲动，南宫煌摇了摇头，也只好在后面帮她掠阵。

只是没想到，别看温慧气势如虹，那茅山狸也不是省油的灯。就算只是偷师学艺，但学的毕竟也是茅山道家正法，更何况这些年在江湖中历练，凭着好学的好习惯，也学了不少杂学，再和他老辣狡猾的天性一结合，一时间温慧还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虽然前几回攻击没有奏效，温慧却毫不气馁，攻击的间隙她冷笑道：“这大锤只是开胃小菜，看本姑娘的仙法！”

话音未落，就在呼呼抡舞的铜锤间，忽然飞射出几支寒光烁烁的冰凌！

茅山狸猝不及防，虽然已经努力扭身避让，却还是在手臂上留下几道口子，顿时一股渗着寒意的疼痛感彻入肺腑！

“哇呀！”茅山狸受伤，不由得大怒，冷笑两声，手中兵器虚晃了几招，突然挥手急舞，霎时便有一股绿色的烟气朝温慧喷射而去。

“这是什么东西？”温慧没反应过来。南宫煌一见，却大叫一声“不好”，连忙飞身而上，一把拉开了温慧。

“竟用毒瘴！”一贯嬉笑怒骂的少年，这时候回身瞪向茅山狸的眼神，却是森寒似冰。

“怎么啦？”茅山狸被少年的目光瞪得发毛，却是毫不嘴软，反唇相讥道，“就许你的小姐儿乱射冰块，不让本道爷喷两口烟啊？”

“两口烟？”南宫煌心中闪过听闻的那些中了毒瘴后的凄惨景象，不由得怒发冲冠，“嘿嘿”冷笑两声，再也不保留实力，随手挥舞间，这河畔昏暗低垂的云空中，已然闪烁出无数剑光的身影。

“万剑诀！”茅山狸惊道。